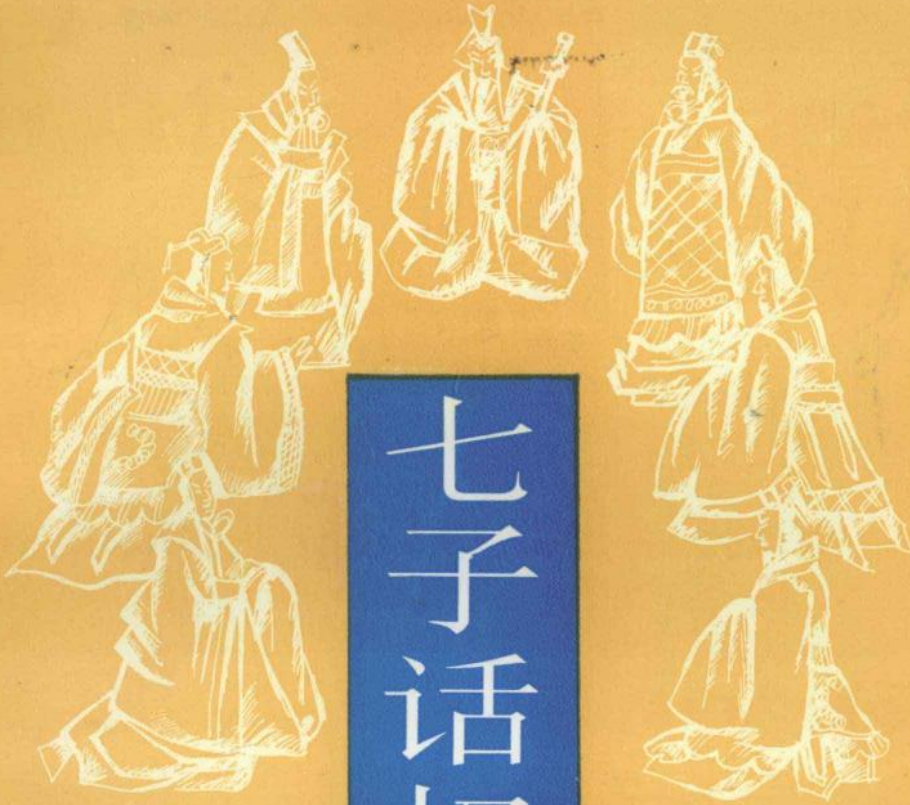




七子话权谋

张林川 杨薇 丘克 郭康松 编著

武汉出版社

七子话权谋

张林川 杨 薇 编著
丘 克 郭康松

武 汉 出 版 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特辑录了我国古代苏秦、张仪、蒯通、邹阳、主父偃、徐乐和严安等最具代表性的权谋家言，是为“权谋”论之精华。他们的言论上承鬼谷子，下启诸葛孔明。剖析事理，纵横捭阖；观察人事，细致入微；经世治务，通权达变。其间包涵着深厚的文化意蕴，显示出中国权谋学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出奇制胜的技巧、机智幽默乃至狡诈的风格，充满了扑朔迷离、引人入胜的神异魅力。展卷一读，对于您无论是治国理家、事工经商，还是求学制艺，为人处世等，都会大有帮助益。

鄂新登字08号

七 子 诤 权

※

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江岸区北京路20号 邮政编码 430014

武汉市新洲区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字数 150千字

1993年10月第1版 1994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6.50元

※

ISBN7-5430-0765-7/I·90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纵横家与纵横家智谋

——代序

周积明

林川君从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等书中录出苏秦、张仪、蒯通、主父偃、邹阳、徐乐、严安等七位纵横家的言论，成《七子话权谋》一书，这无疑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题目。

纵横家一派，诞生于战国。这是一个天崩地坼，风卷云起的时代。顾炎武在《日知录·周末风俗》中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如上种种情景生动展示了一幅一元权威失坠，诸侯竞相争霸的社会大裂变图景。在如此情势下，诸侯间的胜负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武力，但也取决于谋臣策士的胜算和纵横势力的消长，诚所谓“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王霸之术与生存谋略因而风行一时，“天下尤趋谋诈”。相形之下，孟荀等大儒的理性论说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荀列

传》)故孟子不得不退而“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正是在惟智谋是尊的文化氛围中，纵横家以及特定形态的纵横策士智慧应运而生。

纵横家的鼻祖据说是鬼谷子。应邵《风俗通义》说：“鬼谷先生，六国时纵横家”，与鬼谷其人密切关联的《鬼谷子》一书，纵论“捭阖之术”，“其智谋、其数术、其变诘、其辞谈，盖出于战国诸人之表”。（高似孙《子略》）“世之言纵横者，时葆其书”。（柳宗元《辨〈鬼谷子〉》）清人秦恩复称“真纵横家之祖”。（《鬼谷子·序》）这是关于《鬼谷子》一书历史地位的确切说明。

苏秦和张仪是战国时期纵横家巨子，他们两人据说同出鬼谷子门下。司马迁《史记》说，苏秦、张仪“俱事鬼谷子先生”。西汉末年的扬雄亦说，“仪、秦学于鬼谷术”。关于苏秦、张仪从师鬼谷子的情形，一些史籍有具体描述。如王嘉《拾遗记》说，苏秦、张仪未发迹前，穷困潦倒，但却勤学不辍。他们在途中看到圣人之文，便将文章抄在手掌中及大腿上，晚上回到家再折竹为笔，将掌股中之文录于纸上。搜罗到好书，无物可盛，便剥下树皮制成书囊。一天，一位先生出现在苏秦与张仪面前，询问他们为什么要如此勤学学习，苏秦与张仪反问道，“你何人？”这位先生回答道：“我居住在山谷中，人们称我为归谷子。”以后，苏秦、张仪游学四方，再次遇到归谷子，于是，他们向归谷子求教，归谷子从怀中掏出三卷书，教他们权诈之术，张仪、苏秦自此持归谷子之学终身。这位归谷子正是司马迁笔下的鬼谷子先生。东汉王充《论衡》中也有一段生动的记载。据说鬼谷子先生在向苏秦、张仪教授了一段时间的辩术后，在地上掘了一个大坑，命他们跳入坑中，并声言

道：你们假如在坑中能运用辩术把我说得情不自禁流下眼泪，那么，出坑后便能荣华富贵。苏秦、张仪二人于是竭其才智，“悲说坑中”，以致鬼谷子泣下沾襟。

得鬼谷子真传的苏秦与张仪确是两位了不起的人物。苏秦离开鬼谷子后，到秦国游说，十上其书，秦国国君却反应冷淡，苏秦衣敝金尽，狼狈而归，遭到父母、妻子、嫂嫂的冷遇，他感到世态炎凉，遂发愤读书，立意再闯天下。为此，他苦苦攻读“太公《阴符》之谋”，疲倦欲睡，便引锥刺股，血流至踵，如此苦学一年后，苏秦对自己充满了信心，他自负地说：“安能以此说人主而不能取卿相之尊乎？”于是历说燕文侯、赵肃侯、韩宣王、魏襄王、齐宣王、楚威王共同合纵抗秦，最终结成反秦同盟，迫使秦废止帝号，归还韩、魏一部分被侵占的土地。他自己则身佩六国相印，为纵约长，威风至极。叶舒璐《论古》一诗吟诵说：“阴符熟诵揣摩成，十上终邀六印荣”。所描述的就是苏秦这段经历。苏秦发迹时，他的同学张仪尚悠哉游哉，在一个当楚国宰相的好朋友家作第一等宾客，可有一天这位宰相家里掉了白璧，宰相门下怀疑白璧为张仪所盗，把他捆起来打了一顿。张仪遍体鳞伤，却满不在乎，他坚信一条，只要舌头还在，博取荣贵便无问题。果然，待伤势痊愈后，张仪也走上了“游说权谋”之路，不过，他游说的方略与苏秦相反。苏秦以合纵说结成反秦联盟，张仪则以连横之谋分裂反秦阵营，诱使各诸侯国脱离合纵盟约，与秦结好。在张仪如簧之舌的游说下，“合纵”方略日趋消解，秦国在兼并大业中连连得手，最终统一天下。战国的政治外交格局，在苏秦、张仪这两位同学手中摆布了约二三十年，这种情形足可称为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的奇观。司马迁感叹地

说：“要之，此两人真倾危之士哉！”斯言不诬。

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方略，具有深刻的谋略上的意义。韩非子《五蠹篇》说：“纵者，合纵弱以攻一强也。”在各个弱小势力共同面临一个强敌的情况下，避免被大国吞食的最好谋略就是“合纵抗强”。正是由于实现了合纵之谋，六国“不费斗料，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便使秦不敢轻易用兵，而燕、赵、韩、魏、楚等国亦因此维持百年之久。连横攻弱的要害在于运用政治、军事等手段并配合强大的心理攻势，特别利用各国多以一己之利考虑自己外交政策的隐蔽心理，乘隙分化瓦解敌手阵营，从而不断壮大自己力量。合纵与连横虽然形态各异，但核心内容却一脉相通，这就是拉拢多数，分裂敌对阵营，通过共同行动来谋求自己的利益，这样一种大谋略无论在人生大舞台上还是在政治、外交、军事领域，无疑具有隽永的意义。

当然，纵横家既为战国时期一大流派，其阵列当不止苏秦、张仪二人，司马迁曾说：“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史记·张仪列传》）又说：“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史记·苏秦列传》）可见合纵连横谋略大有可能是一种群体性的建策，而非苏秦、张仪的独家发明。正是因为有了苏秦、张仪这样一批翻云覆雨，四处游说，以奇策异智“扶危持倾”的纵横策士，战国时期的政治风云才诡谲多变，富于强烈的戏剧色彩。

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后，依靠群雄并立为条件而活跃，显赫的纵横家们失去生存环境，遁迹销声。然而，当“戍卒叫、函谷举”，秦帝国覆亡，楚汉逐鹿中原，纵横家又活

跃起来。刘邦手下的酈食其便大有战国策士的余风，陆贾到处做说客，也有某种纵横家的味道。不过，真正称得上纵横家的，还得首推本书所收的蒯通。

蒯通为燕地人，后游于齐，故刘邦称他为“齐辩士”。蒯通素来热衷“战国说士权变”，其本人“口辩不在仪、秦之下”，“善为长短说”。而所谓“长短”，据唐人司马贞诠释，意谓“欲令此事长，则长说之。短，则短说之”，这样一种巧辩的才干，正是纵横家本色。运用三寸不烂之舌，蒯通在楚汉相争的关键时刻与西汉初年的重大历史事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首先，在楚汉逐鹿中原的战争中，韩信奉刘邦之命，带兵攻打齐国，时酈食其向刘邦献计，以游说代替军事行动，说动齐王投降刘邦，并且自告奋勇，愿作说客。刘邦同意了酈食其的建议，派他去齐国游说，经过酈食其反复陈说利害，齐王田广决定降汉，但是，蒯通却在汉营劝说韩信继续进军攻打齐国，他的理由有二：首先，韩信奉命攻打齐国，并无命令要他停止进军，继续攻齐是合法的。其次，韩信几年野战之功，不如一个书生的口舌，在面子上实在过不去。韩信为蒯通所说服，大举攻齐，齐王田广以为酈食其前来游说是一场大骗局，一怒之下，把酈食其投入锅中煮了。

使蒯通著名于史的第二件大事是他在韩信封齐王后，劝说韩信背叛刘邦，自立山头，形成楚、汉、齐三方鼎足而立的局面，然后待机而动夺取天下。他从“兔死狗烹”、“勇略震主者身危”等命题出发，着力突出政治的残酷性以及韩信的危險处境。然而，韩信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决定不背叛刘邦。蒯通失望之余，“佯狂为巫”以求避祸。果然，

不出蒯通所料，韩信最终被斩三族、具五刑，下场惨得不能再惨，此时的韩信方悔不听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刘邦闻知此事后，立即把蒯通抓来审问，此时的蒯通，可以说是必死无疑，然而，他巧妙运用纵横家的揣摩之术与诡辩才能，为自己的行动寻求合理性解释，本来杀气腾腾的刘邦竟被他说动，蒯通因而逃过一死。清人马国翰称蒯通的“奇谋雄辩”，“足与《国策》同佳”，可见蒯通的巧辩具有第一流的水平。

汉朝兴立后，实行有限分封制。但中央政权相对强大，各分封王国无以形成与中央并立对峙的局面，纵横家后学基本上没有施展纵横术的市场，如本书所收的主父偃，“学长短纵横之术”，处境却大为不妙。他“游齐诸生间，莫能厚遇也；齐诸儒生相与排摈，不容于齐。……乃北游燕、赵、中山，皆莫能厚遇，为客甚困”。由此可见，汉武帝时期的纵横家已是走投无路。在此种情形下，主父偃一方面“学《易》、《春秋》百家言”，向儒家靠拢，另一方面以纵横家特有的锐利眼光，辨析时势，进而向汉武帝提出巩固中央政权的两大重要建策：（一）停止对匈奴用兵，在前沿阵地建立一个朔方郡作为永久性的军事基地，并从内地迁去大量老百姓，作为支持这个军事基地的民众基础。（二）实行削弱诸侯于无形的“推恩法”。所谓“推恩法”，即老王一死，有几个儿子，诸侯王国就分成几份，这样一来，王国势必越分越小，无力与中央政权抗衡，而分到土地的子弟还要反过来感谢中央政权的恩德，其手段不可谓不高明。由此可见，主父偃这个人，颇有战略眼光。

此处值得一提的是，与主父偃同时的另外两位“终近掉阖气息”的纵横家徐乐与严安，也曾向汉武帝上书，谏

伐匈奴。徐乐提出了一个有名的观点：“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我们今天所说的“土崩瓦解”的成语，即出于此。不过今人用此成语，已生转义，严安上书认为，“秦贵为天下，拥有天下，灭世绝祀者，穷兵之祸也。”“穷兵”二字此后与“黠武”相连，亦衍成成语。

主父偃、严安、徐乐关于武帝对外用兵的批评以及主父偃提出的“推恩法”，均被汉武帝采纳，从而缓解了现实的与潜在的政治、军事危机，有力地巩固了中央集权政权。据说，汉武帝看到主父偃等人的上书后，马上召见他们说：“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并将他们官封郎中之职。

纵横家通常有一大毛病，这就是将“势位富贵”置于一切利益之上。苏秦有一句名言：“人生在世，势位富贵岂可忽乎哉？”主父偃也说：“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倒行暴施总归不会有好下场，果然，主父偃走红一阵子后便因“受诸侯金”与逼死齐王而被武帝族斩。

主父偃以后，纵横家作为一个学派也就大致绝迹。虽然，唐代出了一位“善为纵横学”的赵蕤，唐以后文人中，也有一些对纵横术深感兴趣者，^①但这已只是我国纵横家的余波流韵。

作为战国百家中的一大派，纵横家具有独特的文化哲学。它不像儒、法、道、墨等流派，以解决社会问题与建

① 注释：①如唐代柳宗元《辨（鬼谷子）》一文说：“元冀好读古书，然甚贤《鬼谷子》。”宋人高似孙《子略》称“鬼谷之术”“有得于阖闾翕张之外”。清人周广业将《鬼谷子》与《长短经》“合梓以行”，并称“其裨益人神智，正不少也”。

构理想社会为终极目标，而是将智能作为商品经营，交易而成，结为君臣，交易不成，离为路人，其间弥漫着“利润与利息的意识”，绝无理想信念可言。由此而来，纵横家的政治实践从无客观原则性。他们翻云覆雨，巧鼓如簧之舌，时而合纵，时而连横，“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趣彼为短，归此为长。”进而设计出“揣摩”、“抵牾”、“飞钳”、“隐匿”等形形色色的权谋术数与游说技巧。宋代曾巩曾经批评纵横家的政治风格说：

战国之游士……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作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患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

（《元丰类稿·〈战国策〉目录序》）

这无疑是一针见血的见解。

对于纵横家的政治投机性，中国古代以“中正”为圭臬的士人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夫利口覆邦，圣人所恶”，故“仪、秦纵横，孟子以妾妇处之，荀卿以诈人待之，卫瑄以乱国政责之”。司马迁父子论述的六家要旨，六家中无纵横家，由此可见汉代学者对纵横家一派的评价。后世儒生士大夫关于纵横家的批评也决不容情。如来鹄斥责鬼子“教人诡给激讦，揣测检猾之术”。为柳宗元《辨〈鬼谷子〉》作注的黄化声言：“鬼谷之言不可使一日得行于天下。”卢文绍将《鬼谷子》称为“小人之书”。《玉函山房辑佚书》的作者马国翰也批评道：“大抵纵横之士逞其高谈雄辩，轨于理者绝少。”

然而，假如我们摈弃关于纵横家的道德评价，直观其思维活动，无疑可以发现常人不及的智慧闪光与灵气。

首先，纵横家是一批善于把握时势的智者。“时势者百事之长也”。纵横家的荣华富贵便建立在捕捉变幻莫测的机会上，得机便成尧、舜，失时便成桀、纣，这是纵横策士笃信不疑的立身法则。纵横家的时势论，虽然带有浓烈的政治投机性色彩，但他们极为聪敏地注意到适应时势变迁亦即权变的极端重要性，这比起那些胶执教条、原则的腐儒来说，不知要高明多少。更何况，把握时势，通权达变，决非轻而易举之事，其间需要透彻的洞察力，敏感的预见性与果敢的决断力，而在这些方面，纵横家无疑具有相当卓越的才能。

其次，纵横家是一批才华横溢的诡辩家。诡辩一词，来源于希腊语，其本初含义是善辩，以后逐渐转化引申，意指外表上，形式上好像运用正确的推理手段，实际上违反逻辑规律和规则，做出似是而非的推论。例如，有的纵横策士为巩固自己在国君面前的地位，消弭流言蜚语的进攻，便拿人传曾参杀人，三告其母后，连最知其子的母亲也动摇信心，产生怀疑的例子，反面得出自己可深加信任的结论。有的策士欲说动国君听谤议，便拿亲近之言乃出于私畏或有所企求的例子来论证谤议的重要性，引导国君乐于听谏。在诡辩术的运用上，苏秦、张仪可谓是成功的典范，他们长于利用形式逻辑的假言论式和选言论式，才思敏捷地游说和论辩，尤其善于利用假言选言式的二难推论使对方处于进退维谷的二难境地，从而在纵横捭阖中使自己的政治权谋得以顺利施行。

纵横家“凭借虚假的根据”展开逻辑推论的诡辩术虽然在本质上是对辩证法的歪曲和玩弄，但其间包含着发现矛盾、洞察心理、预审变化的机智，包含着高妙的论辩智

谋与论辩技巧。侯外庐先生曾形象地说：“策士们有时本来是一手杂牌，但绝不认输，在大王面前最后常能用性命投机拿死在面前表示有‘同花顺’在手，于是就能博取富贵。”在如此富于张力的智力活动中，纵横家所达到的水平无疑是儒、墨、道、法四大流派所难以企及的。

当然，纵横家的智慧并不仅仅限于如上两方面，由于他们不是依靠血缘门阀，而是依赖自己的智能辩说博取“势位富贵”，因此，他们的政治智慧与生活智慧发挥得格外充分且淋漓尽致，由于他们倾尽全力运用谋略手段在充满盖然性与矛盾纷纭复杂的政治生活领域“远害就利”，其思维特别敏锐、活跃，富于独创性。

林川正是着眼于此，编纂了《七子话权谋》，将纵横家富有魅力的智慧展示给读者，这一工作对于今人谋略智慧的深广无疑具有别具一格的意义。

管窥之谈，不胜絮絮。承林川殷殷约撰，聊以为序，尚望方家雅正。

1992年9月于武昌东湖之滨

目 录

苏 秦

- 揣摩《阴符》 一举成名 [4]
- 出游燕国 首战告捷 [16]
- 说赵合纵 以抗强秦 [20]
- 宁为鸡口 不为牛后 [31]
- 毫毛不拔 将成斧柯 [36]
- 强国之君 何患之有 [42]
- 诱之以利 申之以害 [47]
- 缓登帝位 静观其变 [53]
- 以卑易尊 得不偿失 [56]
- 藉权观变 后发制人 [60]
- 食玉烧桂 因鬼见帝 [82]
- 明主察臣 无妒进贤 [85]
- 宁可受饥 不食乌头 [89]
- 从实为信 进取为义 [92]

张 仪

- 以势相挟 以情相劝 [101]

- 晓之以理 诱之以利 [107]
- 以大压小 转祸悦秦 [115]
- 名实之忧 存亡之道 [119]
- 谦中含慢 温中透寒 [122]
- 罪不言伐 好言相劝 [127]

蒯 通

- 声言利害 各得其所 [132]
- 鸟尽弓藏 兔死狗烹 [136]
- 物有相感 事有适可 [147]

主父偃

- 国家虽大 好战必亡 [152]
- 推恩之术 不杀害除 [159]

邹 阳

- 鸷鸟累百 不如一鹗 [165]
- 笔下生风 枯木逢春 [175]
- 蚂蚱相连 利害一致 [192]

徐 乐

- 不忧瓦解 但忧土崩 [199]

严 安

- 强者易折 弱者易亡 [207]

后 记

苏 秦

苏秦，字季子，战国时著名的纵横家，东周洛阳乘轩里人，已姓，是周武王的司寇苏忿生的后代，兄弟五人，苏秦天赋最高。他早年就师于鬼谷子学习纵横权谋之术。

苏秦主要的活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 337 年至前 284 年之间，主要活动地点在燕、赵、齐等国。人所共知，战国是一个大吃小、强凌弱，战火频起、硝烟弥漫的时代。思想家、政论家各自提出了不同的治国方略，苏秦是第一个将鬼谷子的权谋思想付诸实践的政治活动家，创立了合纵之术，其聪明智慧曾经影响了一代诸侯名将。他一生做过这样几件大事：一是创立完整的“合纵抗秦”战略思想，并努力实践，游说六国而成为合纵之约长，同时担任六国的宰相；二是极力劝说诸侯免战和谦合，曾劝说齐王不称帝，说齐湣王免战而重谋，说齐归燕之十城，说秦攻赵之兵不出于境等。其言行对于安定社会，发展生产，减少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作为游说之士，苏秦的一生乃是艰辛游历、忧世患君而终不得报的一生，因此我们今天也可以就此说他是历史上的一个悲剧人物。

苏秦才华横溢，满腹治国经纶，是个不可多得的济世之才。他评论时政，精辟透彻，例举旁征博引而亲切

感人；分析事理，立论周到严谨，议论气势磅礴。若是有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为根本，他是可以一展谋策治事之才略的。可惜，苏秦却偏偏适逢乱世，又面对一群争霸夺利之君，故机谋之谏多用在劳民伤国的拼战纠缠之中，而未能成就辉煌之大业。

苏秦一生坎坷，历尽艰辛，而不得善终。初时，他负囊担簠，跋涉千里，远游数载，备尝冷落。至大困而归，妻嫂不礼，父兄不纳，嘲讽讥刺，终日难安，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苏秦饱尝艰辛。于是他伏案夜读，引锥刺股，血流至足，锲而不舍。后来经过舌敝唇焦的游说，好不容易达成六国合纵之约。可是，不久，诸侯各怀异心，战火又起，苏秦的努力成为夏日冰人，而且自己还无安身之地，只好离赵去燕。燕王因为齐国掠夺了燕国城邑，派苏秦出使齐国。苏秦费九牛二虎之力周旋于齐人之间，好不容易赚回十座城池。岂料，回到燕国，燕王竟以“不馆”之非礼对待这位大功臣。后来燕臣的诽谤竟使他无以安居，不得已他只得离开屡与建功、久为献忠的燕国，来到多次被自己施以权谋而削损的齐国。此时，他已年老力衰，身心交瘁，但仍不遗余力，力谏冯王免战息兵。由于齐大夫的嫉妒，对苏秦施用硬软两手，最后他竟被人暗杀。

历史演进的结果竟被苏秦于未然之时不幸言中。合纵盟约长达十五年之久，在这十五年里，秦军不敢窥伺函谷关以外的国家。然而，目光鼠视的诸侯列强对他合纵抗秦的辟论终于置之高阁，争利谋友、阳奉阴违。在秦国的不断攻击下，合纵盟约最后分崩离析。历史的无情棒给了诸侯列强应有的笞喝，秦国吞并六国以胜利告终。苏秦苦心积虑、刺股揣摩而得，胼足胝舌、教顽启愚而成的合纵大业，化成一片寒灰。虽然，按照今天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应该看到他失败的历史必然性，但